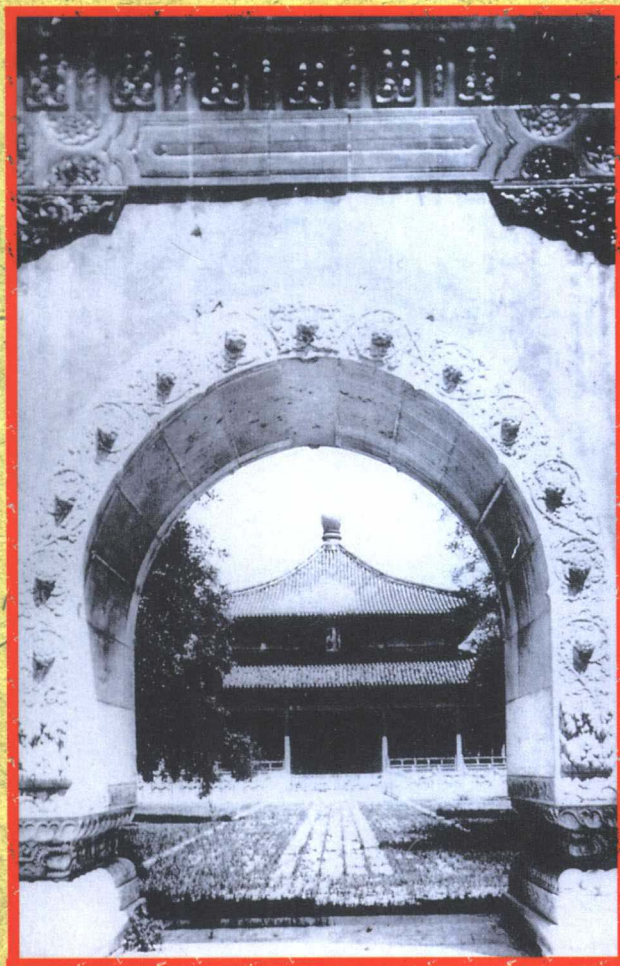


风流不
见使人愁



北京的名人与往事

洪烛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风流不见使人愁

北京的名人与往事

洪烛 /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流不见使人愁——北京的名人与往事/洪烛著.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4
(解读北京)
ISBN 7-80678-360-1

I. 风... II. 洪...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6710 号

风流不见使人愁——北京的名人与往事

著 者 洪 烛

出版策划 张旭辉 张 弘

责任编辑 邹荣华

装帧设计 张志全

技术编辑 吴 放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地 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www.shsd.com.cn

印 刷 上海市印刷七厂

开 本 889×1240 毫米 1/32

印 张 7.5

印 数 0001—4200

版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78-360-1/I·30

定 价 18.00 元

序一：
故纸堆里的北京

了解北京，有两种方式：要么是实地考察，要么是阅读史料。比较而言，我个人更偏爱后者。

现实中的北京，总给人以面目全非之感。历朝历代的古旧建筑，大多数已灰飞烟灭，侥幸遗存下来的，一般也都经历过今人的翻修、改造，失去了原汁原味。假古董很让人倒胃口。不看也罢，免得破坏了我等原始的印象。

所谓原始的印象，基本上都是由史料里获得的。至少对于我是如此。一本古书，或一幅老照片，有时候比一座实际的城市更容易使我兴奋。或者说，它保留着这座城市最遥远、最鲜明的特征。我只需看一眼就能认出来。一旦身临其境地走在人潮涌动的大街上，我反而容易迷路，甚至怀疑自己是否误入了巴黎或纽约：到处都是摩天楼，到处都有霓虹灯。这似乎证明了北京成为现代化的国际大都会所做的努力是成功的。然而，它却离我的记忆越来越远了。

很久以来，我是在故纸堆里摸索北京的。摸索着文言文的北京，繁体竖排的北京，古色古香的北京。

读《马可波罗游记》，这位外国游客描绘的元大都简直像太虚

幻景。幸亏忽必烈汗营造的土城墙尚有一段残存，足以证明那一片热土就陈列在我们脚下，甚至还没有完全冷却。

读刘侗、于奕正合著《帝京景物略》，我感动于明代这两位秀才对风景的挽留：“成斯编也良苦，景一未详，裹粮宿春，事一未详，发篋细括；语一未详，逢襟捉间；字一未详，动色执色。”纵然风景不为人的意志所左右而消逝了，毕竟在纸上留下了体温。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故纸堆才是一座城市记忆的温床。或者说，一座城市在故纸堆里孵化着它那恐龙蛋一样快要失传了的往事。

读元史、明史、清史、民国史，我都能找到老北京的影子。在现实中，却常常可遇而不可求。所以，我更愿意接近那故纸堆里的北京。它的真实性同样不容怀疑。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说：“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阅读史料，我面对着一群死去了的活人——抑或一群依然活着的死者。譬如朱棣、乾隆、纳兰性德、曹雪芹、纪晓岚，譬如香妃、珍妃、慈禧太后……这些流芳百世或遗臭万年的男男女女，在故纸堆里欢笑、叹息，彼此取暖。他们比我生活中的邻居更能调动起我的感情：有一种爱，有一种恨，可以通过对历史的感慨而得到宣泄。

我把自己的这项工作，戏称为“纸上考古学”。是的，用不着到野外去，挖掘貌合神离的废墟；用不着购买旅游景点的各项门票；用不着走出家门……我躺在沙发上读古书，照样能清点出这座城市的年轮。年轮滚滚，如同车轮滚滚。我骑上去就下不来了。也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我的想象力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我下意识地成为一位年轻的古人，进入一个遥远的时代，却不无还乡般的亲切感。

诗人西川，有一段精彩的话语：“北京的确存在着另一个北京，是老舍那类人所不曾见过的，就像这世界上存在着老舍不曾

见过的生活、不曾读过的诗篇。日常生活的北京还不是全部的北京。你需要想象北京，北京会满足你的想象；即使它暂时没有你所想象的东西，它也会应着你的想象长出你所想象的东西。我们都从想象中来。”他还说这种想象不仅带给他空间感，还带给他历史感。他觉得“一座幽灵与活人混居的城市比一座被行尸走肉占满的城市更抒情”。是的，北京的往事永远与现实接壤，现实是往事的边疆。

我作为一个写作者，既生活在现实中，又生活在往事里。即使面对着故纸堆，我也有着自己的呼吸方式。

至于北京这座城市，它也同样如此。它的正面是现实，而历史则构成它的背影。

序二： 名人与名城

四

旧时代北京城的风俗民情，在今人的回眸中已笼罩着浓重的烟云。难怪林语堂在异乡追怀北平生涯而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要以《京华烟云》命名。冠盖满京华，象征着权贵与名流的宝马香车以及冠盖如云，曾经遮蔽过六朝古都的街道与天空，掩饰了数不清的英雄业绩、文坛佳话、风流韵事乃至官场现形记……我们也只能以凭吊的心情，抽蚕剥茧地借助岁月之手梳理发生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的如烟往事——屏住呼吸，放轻脚步，生怕惊散了纸张般单薄的尘封的梦境、冻结的繁华抑或逝者的呓语。究竟现实是往事的翻版，或者往事是现实的投影？若隐若现，忽暗忽明，以至我在文字的迷宫中蓦然回首之际，不禁怀疑自己也是古人的替身，在延续他们的进取与失落、喧嚣与躁动、恭顺与抗争、彷徨与呐喊……久久不能自拔。作为城市，北京是不朽的；但对于在这座历史舞台上演过的悲欢离合、阴晴圆缺而言，一切都是瞬间，一切都是过客——无论什么声名显赫的人物、轰轰烈烈的事件。

北京的名人故居多。首当其冲的自然故宫(皇帝们的故居)，其次属形形色色的王府，雍容华贵的程度确实是一人之下，万人

之上。南池子有睿忠亲王府，正义路有肃亲王府，什刹后有醇亲王府(其西花园后来又是宋庆龄故居)，“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我在宽街的板厂胡同住过，黄昏散步路过胡同深处一座破落的四合院，发现苔痕斑驳的灰墙上，镶嵌着一块文物局立的牌子，走近一瞧，居然是僧格林沁王爷的旧宅——而当时我恰恰在读这位骁勇善战的蒙古王爷的传记。真使人感慨于世事莫测：想当年这里肯定门庭若市、贵宾如织，而今蛛网密布、门可罗雀。若随便在街上问一个手持大哥大的年轻倒爷，他恐怕不知道僧王是谁。这对于我有时也难免：某次应邀赴虎坊桥一家叫晋阳饭庄的老店聚餐，酒过三巡，多亏东道主介绍，我才知道这幢翻修的楼即是纪晓岚的阅微草堂——乾隆年间他在此地写过著名的《阅微草堂笔记》。再饮酒，觉得滋味似乎醇厚了许多。——这杯酒的源头可上溯到清朝，且有文化味。

五

香山脚下有个古朴的农家院落，被发现为曹雪芹故居(但又有部分红家学反对这种考证)。我是买了门票进去参观的。带着将信将疑的态度——听凭导游讲解得天花乱坠：石碾、枣树、墙上模糊的字迹、一盏生锈的油灯，都是有来历的。但我内心还是希望它是真的：曹雪芹在这里呕心沥血给中国文学留下了一部残局。而我，伫立在《红楼梦》诞生的地方，也算是沾了古人的光。以后再读红楼，我脑海里总浮现着那堵断墙和那墙头寂寥地疯长的荒草……

八道湾的鲁迅故居却是明确无误的。有半个院落，又是周作人的苦雨斋——他著文时屡屡以苦雨斋主自命。不知为什么，与贵族、政客、将军、巨商们的府第相比，我对文豪的故居更感兴趣。毕竟，他们给后人留下了一部部百读不厌的名著——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书本身也算他们灵魂的故居。读其书如见其人。

梅兰芳故居在北京有多处。从李铁拐斜街(出生之地)、百顺胡同、鞭子巷三条、芦草园,到无量大人胡同、护国寺街、西旧帘子胡同。他多次迁徙。其中无量大人胡同的宅第最有名,瑞典皇太子以及印度诗人泰戈尔等都来做过客。那个年代,一批又一批国外慕名者,都把“游故宫、登长城,到梅兰芳家做客”列为主要活动日程向外交部提出。至于芦草园的房子,是把两所四合院打通内墙合并起来的,梅兰芳经常邀齐白石、徐悲鸿等来这养有牵牛花的院落吟诗作画。

北京的大小名人故居多得几乎无法一一列出,大多数并未专门辟作参观场所,而改作单位办公地点,或由平民居住。在北京生活过的历代名人太多了。譬如张自忠和欧阳予倩故居,由多家市民合住,门洞里停有自行车,走廊堆有蜂窝煤,窗台上晾晒储存过冬的大白菜,如果不看临街墙上所立文物局的字牌,你怎么能想象到原先的主人是谁?我有个朋友,就住在史家胡同的赛金花故居里。我去做客时跟他开玩笑:“小心,做梦时别沾上那浓得化不开的脂粉气。”他也诙谐地说:“我在这儿住了几年,越来越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了。”

张中行在《画梦集》中屡屡述及豪华的历史旧迹:“限于人而有文名的,其故居,只是宣南,就可以找到几十处吧?人而有艳名的就更容易引起思古之幽情,如铁狮子胡同有明末田畹府,从门前过,我们就禁不住想到陈圆圆。这样的幽情也许不该有吗?人生就是这么回事,我们是俗人,俗是本分事,不矫情,也可以说无伤也。”是啊,想到陈圆圆,又会辗转想到吴三桂、李自成乃至清兵入关,想到“冲冠一怒为红颜”的警句。更主要的是想到历史——历史居然是这样演绎的。

中南海有毛主席故居,我进去参观过,极平常的院落,一代

伟人在这里影响过中国的当代史。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桌上、架上、半张床板上堆满了书籍——这更像文豪的书房。写字台上一本翻开的书用镇纸压着，可能正读到一半……说到这里，在这篇文章中——关于北京的名人故居，我还有必要再举其他例子吗？

旧迹尚存，往事如烟，在这座有三千年历史的城市，我们触及到的永远是它历经岁月冲刷的部分。更多的已消散为纸张、传说、记忆之外的烟云，那无法记载的人类的心情。从空白中来，又返回空白——这“空白中的空白”（诗人莫非的句子）。空白使我们获得真正富有的感觉。而每一个顽强的墨点、线条，都作为时间的证据，唤醒我们更为丰富的回忆。每个人的回忆，都是一部个人化的历史，而历史本身，则是整个人类的回忆，是集体回忆的总和。所以写过《京华烟云》的林语堂要说：“巴黎和北京被人们公认为世界上两个最美的城市，有些人认为北京比巴黎更美。几乎所有到过北京的人都会渐渐喜欢上它。它的难以抵御的魅力恰如其难以理解和描绘的奥秘……所有古老的城市都是经历若干世纪成长演变的产物。它们饱经战争的创伤，蕴含历史的积淀痕迹。它们是已逝的人们的梦想的见证……一个城市绝不是某个人的创造。多少代人通过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创造成就给这个城市留下宝贵遗产，并把自己的性格融于整个城市。朝代兴替，江山易主，可北京老百姓的生活依然如故……城市永在，而我们的人生岁月转瞬即逝。可见任何城市都要比一时主宰它的人伟大。”他把这段文字命名为“老北京的精神”，精神比物质更能达到不朽的境界。

目录

序一：故纸堆里的北京	一
序二：名人与名城	四

上篇

耶律楚材与乾隆：昆明湖畔话风流	三
于谦、袁崇焕及其他：刑场何辜陷忠良	一〇
李自成：掠过紫禁城的彗星	二〇
努尔哈赤与溥仪：从朝阳到落日	三一
曹雪芹：风物依旧独思人	四七
香妃：人已逝，香如故	五六
纪晓岚：铁齿铜牙居草堂	六〇
赛金花：乱世的「北京宝贝」	六四
王国维与辜鸿铭：辫子的葬礼	七〇
鲁迅：铁屋中的呐喊	八〇
周氏兄弟：聚散八道湾	八七
徐志摩：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九三
梁思成与林徽因：高山流水知音赏	一〇二

老舍：魂兮归来太平湖	一〇六
沈从文：从湘西到北平	一一六

下篇

燕都：青铜时代	一二七
辽南京：黑铁时代	一三四
金中都：白银时代	一四七
元大都：黄金时代	一五八
带不走的燕京八景	一六九
帝王将相	一七五
八旗子弟	一八四
八大胡同	一九四
从皇史宬到图书馆	二〇六
城南旧事	二一三
北京没有风花雪月	二一八

上

篇

耶律楚材与乾隆：
昆明湖畔话风流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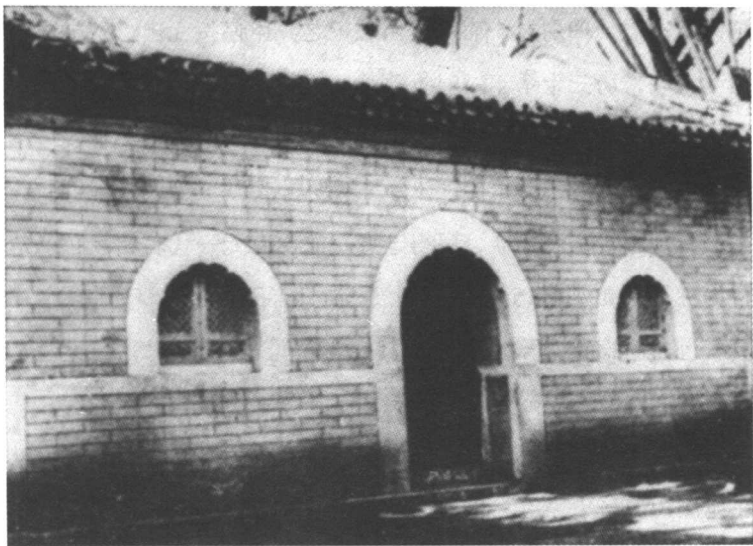
昆明湖早先叫西湖的，跟杭州那座流淌着西施的眼泪的湖泊同名。大概因为它位于古城的西北郊，加上与屏风般的西山相连。中国许多地方，都有俗称西湖的水潭；起这样的名字较省事，也亲切。譬如雷州半岛的海康城西，原有罗湖，苏轼被流放到岭南时，曾与其弟苏辙在此日夜泛舟，当地人乃将罗湖易名为西湖，并模仿着修筑了苏堤与白堤。连县太爷也写诗纪念这位伟大的过客：“万里宦游来海国，一般乡景似杭州。”不管怎么说，是苏轼最早把西湖比作西子的。在这方面，扬州做得尤其聪明，在本地的西湖前加了个“瘦”字，以示区别。瘦西湖，瘦西湖，“减肥”之后，显得更楚楚动人了。

北京的这一座西湖，既不胖又不瘦，很本色。虽然苏轼不曾来过这里，但另一位大学者，耶律楚材，却看中它了，以此为葬身之地。今天的万寿山，当时叫瓮山，因而昆明湖又叫瓮山泊。耶律楚材系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九世孙，帝王之后，又曾任金朝国史院编修及尚书右丞。成吉思汗攻破金中都，首先想到了他，下诏书令其从军参政，并为之起了个“美髯公”的外号。这一代天骄曾指着“美髯公”告诉其子窝阔台（后来的元太宗）：“此人，天赐我家。尔后军国庶政，当悉委之。”耶律楚材为元朝服务数十年，

有一半时间担任着中书令(丞相)之要职。他虽为契丹族人,却是土生土长的“老北京”,晚年自号玉泉老人;随蒙古铁骑南征北伐途中,时常怀念故乡山水,写下“归隐西山五亩宫”等诗句。当1244年病逝于蒙古高原,遗嘱以马革裹尸运回燕京,埋葬在玉泉山下瓮山泊之滨。十余年后,元世祖忽必烈特意为其重修陵墓,建庙立像,隆重悼念这位开国元老。据说其时瓮山泊周围原来很荒凉,芦苇遮天,自从东岸增加了这处人文景观后,才变得热闹了。常有高官显贵、文豪墨客前来凭吊。

耶律楚材不仅会搞政治,还精通儒学和佛经,乃至辞赋。譬如他题咏玉泉山上著名的华严洞,刚柔并济,很有点苏东坡感叹“大江东去”的味道:“花界倾颓事已迁,浩歌延望意茫然。江山王气空千劫,桃李春风又一年。”“山横翠嶂架寒烟,野春平碧怨啼鹃。不知何限人间梦,并触沉思到酒边。”

一朝天子一朝臣,明军攻占元大都,耶律楚材墓难免受到冲击,坟头被夷为平地,祠堂也焚之一炬。若干年后,沈德符记述:某贵族在西山盖房,挖地基时触及一古冢,掀开棺盖,见死者之头颅骨比常人大许多,又获石碑,方知此地埋着的是耶律楚材。看来玉泉老人不仅胡子长得美,脑袋也要大一号,不愧为智者也。王崇简于明崇祯九年(1636年)曾来此探访:“瓮山山下东南数十步有元耶律丞相墓……祠宇倾颓,尚存公及夫人二石像端坐荒陌。少前,二翁仲,一首毁,相传居人夜见有光,疑其怪而凿也。后一高阜,则公墓云。”清康熙戊申(1668年)又策马重游,但见“断垅渐平,耕者及其址,石像仅存下体,余皆荡然。三十余年来,问之土人,鲜知为公墓者。墓西去半里,圆静寺僧犹能言其处。嗟夫!石像何患于人?去之者以其妨耕也。念此十笏残基,再数年皆麦亩黍稷矣。”他很有点替黄泉之下的耶律楚材打抱不平的意思,借诗抒怀:“丞相遗坟



颐和园内耶律楚材墓

知已稀，荒冈不似旧崔魏。空余祠址藏狐窟，无复苔纹绣石衣。耕叟驱牛依冢卧，东风流水落花飞。俯思一代名臣盛，徒有青山挂夕晖。”

今人入颐和园东门，沿仁寿殿南侧前行至昆明湖东岸、文昌阁以北，仍能找见庭院深深的耶律楚材祠——北屋内陈列数米高的红土堆，即其遗冢。但已是乾隆年间重修的。乾隆造清漪园(颐和园之前身)，在瓮山之阳挖出耶律楚材棺木，“培土为山其上以藏之”，并加盖祠堂三间，内供塑像及墓碑。乾隆对耶律楚材的评价颇高：“闻其为楚材之墓久矣，使阅时而湮灭无传，岂所以褒贤劝忠之道哉？”他还亲笔题诗：“曜质潜灵总幻观，所嘉忠赤一心殚。无和幸免称冥漠，有墓还同封比干。窀穸即仍非改卜，堂基未没为重完。擒文表德辉贞石，臣则千秋定不刊。”被成吉思汗倚为左膀右臂的耶律楚材，入土五百年后，终于又赢得了一位隔世的知音——大清皇帝乾隆。

乾隆泼墨题诗，犹觉不过瘾，还让丞相汪由敦写一篇《元臣耶律楚材墓碑记》。命题作文？“瓮山之麓有元臣耶律楚材墓一区，岁久弗治，渐就芜没。会其地近别苑，所司将有所营建，上特命

覆以屋三楹，俾勿坏，而敕臣由敦记之。臣谨按元史，楚材事太祖、太宗，历三十余年，时方草昧，一切定赋税，分郡县，籍户口，别军民，皆其所经理。尝谓治弓尚须用弓匠，治天下安可不用天下匠？遇所不便于民，必力争不少屈，至有厌其为百姓哭者。卒赖其规画，法制初立，民得宁息。故论有元一代名相，必以楚材为称首。顾阅世久远，逐渐湮没，当日丰碑高冢已翳为荆榛，几莫有过而问焉者。王士禛裂帛湖诗已有‘谁吊湖边耶律坟’之慨，而赵吉士寄园所记并云‘遭掘于摸金之手’。则此荒垄之仅存，其不致荡然磨灭尽也，难矣。乃一旦沐圣天子表彰培护，不唯不以在苑侧为嫌，更为之界以垣墉，盖以檐宇，较之贞珉綽楔而愈垂不朽，斯岂楚材当日意计所能及哉？昔唐元和中因白居易一言而为魏徵子弟赎赐第，史册书之以为盛事。然此犹第加恩于本朝勋旧，而于前代无与也。我皇上乃施及于异代之臣，虽远至四五百年，犹为之表遗墟而存古迹，褒忠崇德之圣心，诚有度越前古万万者，固不徒以泽及枯骨广收恤之仁而已……”谈性正浓的汪丞相还继续由耶律楚材墓加以发挥：史书上都说耶律楚材精于法术、未卜先知，但他真的能预料到自己死后能获此殊荣吗？假如没遇见眷怀圣哲的乾隆皇帝，他还不是早被人给遗忘了吗？这既是楚材的幸运，又是天下所有人才的幸运。他的意思是：有了乾隆这位伯乐，古今中外的千里马都不用担心被埋没了。到底是御用文人，真会歌功颂德，表面上是在缅怀古人，却没忘记把当朝的“国家元首”也给大大地夸了一番。乾隆听到了，一定很开心。

早在金章宗时，御批的“燕京八景”，就包括“玉泉垂虹”（后被乾隆改作“玉泉趵突”）。耶律楚材是金朝遗臣，对作为西山支脉的玉泉山情有独钟，并且爱屋及乌，相中了玉泉山麓的瓮山泊。他迷信风水，把瓮山泊视为“宝地”，虽然当时此水并无富贵气象，